

拨浪鼓:最古老的中国童玩



各有弹丸做的双耳,鼓下设光滑精致的手柄。一般而言,鼓面越大,发音越低沉,反之发音越高亢。这里的四面小鼓大小不同,摇动时一起发声。根据此图,现在的人们复制了这种货郎鼓,摇之发声,高低错落,叮咚悦耳。

南宋苏汉臣所作《五瑞图》更有精彩的拨浪鼓可观。五童子或戴面具、或涂面,聚集行大傩舞,其中一人双手各持一件拨浪鼓。右手持鼓举至额头左指;左手持鼓自胸前右指。两只拨浪鼓相同,都是两层鼓。上面的小鼓扁而圆,下面的鼓长而类似腰鼓。鼓面彩绘花纹;长鼓的鼓身铜镶小花,精致美观的程度为前所未有。

拨浪鼓这种玩具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,主要它的音响效果与娱乐效果共同发挥了作用。如同叫卖者的吆喝声要有腔有调一样,拨浪鼓可奏出富于变化的响动,能吸引注意力;造型特点又增强了观赏性,即使是货郎手上实用性强的拨浪鼓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娱乐色彩,在招徕顾客时总能体现着欢快、轻松与优美的气质。

从形式上划分,拨浪鼓大致可分为两种,一种鼓面加彩绘装饰,如河南淮阳、江苏盐城、北京等地的拨浪鼓,都在鼓皮上描绘各色花纹;第二种是在鼓身加彩绘,沿着鼓身画一周花纹。这些装饰,增加了拨浪鼓的审美特色,从视觉效果上强化了这种玩具的娱乐特征。鼓面材料以牛皮、羊皮为最常见,其次又有蛇皮、皮纸、油纸多种。鼓身多为木质,不过,近年已见塑料鼓。鼓耳则以玻璃珠最为常见,其次又有用苡米、酸枣核、木珠、瓷珠等材料制作双耳者。

关于拨浪鼓的名称,历代不同,各地也不尽相同,总体说来有鼓、鼗鼓、拨浪鼓、波浪鼓、播郎鼓、博浪鼓、播咚咚、小鼓等等。其实,以上诸多名称,皆因写法不同而来,发音近似,取字不一。不过现在看来,还是“拨浪鼓”这个名称最得人心。

纵观拨浪鼓的古今,自先秦时期鼗鼓诞生直到今天,拨浪鼓这种乐器与玩具的形态居然没有什么变化。历代绘画、图案中的拨浪鼓,与今天的拨浪鼓大都大同小异。一种玩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,不改初创之型,真是难以置信。(摘自《大连日报》)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浙江时获赠的拨浪鼓12月8日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,成为其史上首个拨浪鼓藏品。说到拨浪鼓,作为陪伴几乎每个中国孩子童年的玩具有着不为人知的遥远过往……

最早的拨浪鼓被称作“鼗”。战国时期产生的鼗作为打击乐,依靠摇动时双耳自击发声,发声的节奏轻重、音律高低、声音大小都不容易控制,不能圆满地完成复杂的鼓点。

发展至宋代的拨浪鼓已经在三个领域出现,一是礼乐之用;二是商业之用;三是儿童玩具。历代礼乐中都有鼗,宋代当然也不例外。商业之用则是指“货郎鼓”,民间货郎一般是持拨浪鼓招徕顾客的。与此同时,拨浪鼓也成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玩具。

在南宋李嵩的《货郎图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拨浪鼓,造型颇为考究,鼓柄做成葫芦把,鼓形如罐,双耳较特殊,类似皮条,持柄摇之,皮条抽打鼓面发声。还有“四层拨浪鼓”由四个由小渐大的小鼓,逐个叠摆在一起,相间转向90度。每个鼓

宋朝楼市颇似当下:贪官房产无数

现在贪官多如牛毛,这些贪官还狡兔三窟,普通老百姓一套房都买不起,他们一人能买几十套甚至几百套,所以住房市场上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。宋朝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变态现象?当然出现过。

我研究过历朝历代的房地产交易,我觉得在已经逝去的所有朝代当中,宋朝楼市跟我们今天是最相像的。

现在农村里的人喜欢去城里买房,小城市里的人喜欢去大城市买房,一切资源都往大城市流动,致使一线城市的居住需求越来越旺,居住成本越来越高。宋朝也是如此,南宋士大夫洪迈写道:“士夫发迹垄亩,皆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,而更新其宅者多矣。复以医药不便、饮膳难得,自村疃而迁于邑,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!”宋朝的农民稍微有点儿余钱,都会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,如果有更多的余钱,他们还会离开村庄,搬到县城里住,甚至从县城搬到省城里住。不是说中国人“安土重迁”吗?不是说古代农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吗?为什么宋朝人一有钱就想在城里安家呢?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太差了,“医药弗便、饮膳难得”,没有好大夫,没有好饭馆,没有好老师,看病难,吃饭难,小孩子也上不到好学校,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能受到好的教育,长大了混他个一官半职,当然要从农村搬到城市,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了。

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,绝大多数工薪阶层都买不起,要么按揭,要么租住,有的当房奴,有的做蚁族,宋朝是不是这样呢?我看差不多。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《小畜集》中写道:“重城之中,双阙之下,尺地寸土,与金同价,非亲戚世家,居无隙地。”京城房价非常高,寸土寸金,如果不是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,你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拥有自己的不动产。南宋哲学家朱熹则说:“且如祖宗朝,百官都无屋住,虽宰执亦是赁屋,自神宗置东西府,宰相方有第。”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时候,首都住房非常紧缺,国家干部都买不起房子,连宰相都要租房,直到宋神宗即位,给高级官员盖了福利房以后,宰相们才算有了窝。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,买不起小房,租不起大房,只能做蚁族:“四邻局塞,半空架版,叠椽箱笥,分寝儿女。”(陶穀《清异录》)四户人家局促在一个小院子里,每家住一个小房间,都拖儿带女,孩子们没地方睡觉,怎么办呢?在空中架一块木板,把房子改成复式,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,让儿女睡在上面。

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,政府搞过限购,而大宋朝廷也搞过限购: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。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:“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,无得于京师购置产

业。”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诏令,一是为了限制兼并,二是为了平衡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,让老百姓有房可买。

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,用的方式是招、拍、挂,即招标、拍卖、挂牌。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,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,而是叫做“实封投状”;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,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,装到信封里,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,报价期满,朝廷开箱,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,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。

现在贪官多如牛毛,这些贪官还狡兔三窟,普通老百姓一套房都买不起,他们一人能买几十套甚至几百套,所以住房市场上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。宋朝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变态现象?当然出现过。就拿南宋初年来说吧,“中兴四将”之一的张俊(此人陷害过岳飞)虚报兵员,大吃空饷,宋高宗在杭州分给他一幢别墅,他又在苏州、镇江、绍兴、嘉兴、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,名下房产不下万间。奸相秦桧贪污的财富更多,房产也更可观,据陆游说,秦桧死后,新即位的宋孝宗查封他的家产,光秦桧的孙子秦玠名下就有六千亩地和十三处房。再看北宋末年,宋徽宗秦桧的奸臣何执中在开封涉足房产开发,买地建房用于出租,“日掠百二十贯房钱。”(董弁《闲燕常谈》)平均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一百多贯,而当时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两三百贯。与此同时,普通百姓正在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发愁,甚至于跑到街上向人乞讨“房钱”。宋朝人所说的房钱,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房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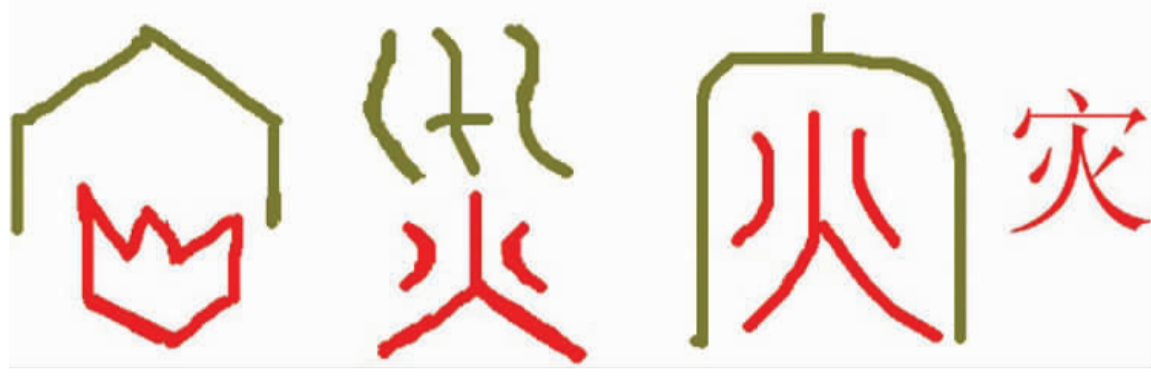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宋朝房地产市场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,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战争因素——宋朝房价特别是南宋房价之所以暴涨,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的。

北宋末年,金兵攻宋,开封很快沦陷,黄河以北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,跟着皇室往南迁,最后在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长沙、镇江等地定居,致使当地人口剧增,房荒严重,这一问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价才一直居高不下。而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,现在的问题不是住房短缺,而是空置房太多,就连北京都有几十万套空置房(一说上百万套)。一边是商品房大量空置,一边是房价继续走高,这才是两宋三百年内没有出现的一大奇景。

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“灾”字源于水而不是源自火

在古人的心目中,真正的灾难来源于水,尽管如今我们的“灾”字下面是火,但在古人眼里,火灾不过是一家或者数家之难,而水灾就是整个村镇的灾难了。



“用好了是绵羊用不好是老虎”,把这句话用在治水上,我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人离了水不行,但水多了也会贻害无穷。在古人的心目中,真正的灾难来源于水,尽管如今我们的“灾”字下面是火,但在古人眼里,火灾不过是一家或者数家之难,而水灾就是整个村镇的灾难了。

甲骨文的“灾”字,与火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最早的“灾”源自卜辞,是水字的横写,是象形字,有恣意横流、左冲右撞之意;第二个“灾”是个象意字,在“川”的三道之间有斜横,意为川被横断,造成水灾;第三个“灾”是形声字,“川”字中间一竖变成“才”字做声符,显然是个后起字。但不管怎样,“灾”字都是源于水,没有源自火的。

说到“灾”字,不能不说说“川”,甲骨文的“川”与现在的“川”非常相似,就是在中间一竖两旁各点两点表示水,篆文的“川”就把四点省略,与今天的“川”一模一样了。“川”这个字看着就非常顺滑,给人以畅通无阻之感。以“川”造的字有州、灾等,只是“州”字一路顺风地走了过来,而“灾”字却在途中变了种。

但“川”一旦受阻,就会泛滥成灾,所以古人在“川”上横加一杠,造成个“灾”字。意即水道不能堵塞,只能疏通,不然水位就会抬高,堤坝一旦崩溃,就要导致水灾,人和物都会被淹没。

古人想利用水,即汲水,要傍水而居;古人怕发大水

水,要排水,依然要依水而居,这就是古代城镇多建筑在江河岸边的主要原因。“邑”就是城镇,上面的“口”表示城,下面的“巴”表示人,是“人”的另一种写法。“邑”的上面加“川”就是“邕”,表示城镇的东西南北都有河流来浇灌,江南水网地区城镇有“邕”的地名多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本来,四方被水环绕的都邑才叫“邕”,但由于水灾的祸患,后来人们将水堵塞城邑也叫做“邕”了。这就有点类似于用土堵塞水道的“壅”字,词义慢慢扩大了。不仅如此,如今它俩早已私通、互通,“邕”甚至有取而代之嫌。看看如今,行人堵塞叫拥(拥)挤,脂肪堵塞叫臃肿,化痰堵塞叫雍(雍)疮……还哪有“邕”的一席之地。

说了半天,我们再回到“灾”字上来。繁体的“災”上面是川,也就是水,下面是火,说明后来火灾频发,古人看到了水火一样无情,所以将火也放进了大灾大难之中,这就是“灾”字的来历。但简体的“灾”字只有一个“火”字,上面的“川”早已变成了一顶房子,看样子只有火烧房子才是“灾”,这个“灾”未免有点狭义了,似乎忽视了水患的存在。实际上,字归字,古往今来的劳动人民都没有忘记或忽视水患的存在,洪水猛兽,人们时刻在疏通着“川”,只有“川流不息”,才能造福于民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“豆”在古代不可吃 是件盛东西的器皿



青铜豆

“豆”字在古代不是代表如今的豆类植物,它是一件盛东西的器皿,大多是陶制的,也有木制、漆制和青铜制品。

从“豆”的甲骨文字形看,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高脚杯,只是比杯子大得多,有的有盖有的无盖,有的有耳有的无耳。“豆”字最上面一横就代表盖子,下面的“口”表示“豆”内盛有食物,接下来的两条竖线就代表高脚(柄),最下面一横就表示底座(钵、爵)。“豆”一般是用来盛食物的,有时也作礼器用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豆,古食肉器也。”《卖柑者言》:“若所市于人者,将以实饗豆奉祭祀,供宾客乎?”这里的“豆”都是盛肉羹的器皿。“豆”的质地不同,叫法也不一样。《尔雅》:“木豆谓之豆,竹豆谓之籩,瓦豆谓之登。”“豆”字作为一种容器,与杯、碟、碗、盆一样,既可以作名词,又可以作量词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就记载说,齐国有豆、区、釜、钟四种容量单位,“四升为豆”,即四升等于一豆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:“食一豆肉,中人之食也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上》:“一箪食,一豆羹,得之则生,弗得则死。”这里的“豆”字都是应该作量词来理解的。

既然“豆”是一种容器,那豆类植物古代是用什么字代替的呢?“菽”!“菽”字就是古代豆类植物的总称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禾,豆也。象菽豆生之形也。”《春秋·考异邮》:“菽者稼最强。古谓之禾,汉谓之豆,今字作菽。菽者,众豆之总名。”又说:“然大豆曰菽,豆苗曰霍,小豆则曰藟。”《诗·小雅·小宛》:“中原有菽,小民采之。”还有陆游的《湖堤暮归》:“俗孝家家供菽水。”等等,这里的“菽”就是我们今天的“大豆”。由于“豆”“菽”两字在古代读音相近,后来逐渐通用,到了秦汉时期,人们干脆把“菽”称为“豆”,这样就有了作为植物的“豆”字了。《汉书·杨恽传》:“种一顷豆。”《齐民要术》:“四月时雨降,可种大豆。”这里的“豆”已完全是表示植物的“豆”字了。

“豆”字变成植物后,作为器皿的“豆”字虽然没有立即消失,但人们已经很少用到它了。到了今天,“豆”字早就没有了器皿的身影。

(据人民网)

聚焦精彩信息 汇集商机精华 《今日宁海》广告部助您步步为“赢”

《今日宁海》广告

好商机 好工作 关注《今日宁海》



店铺/物品 转让信息



覆盖面广
关注率高
时效性强

房产信息
求职招聘

广告热线 0574 65577928 65577950

发行电话 0574 82558900 65577906

地址: 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 (宁波银行大厦5楼517室)